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0.02.001

试论云南武定彝族李氏土司的来源与发展

杨甫旺

(楚雄师范学院图书馆, 云南 楚雄 675000)

摘要:关于环州李氏土司的先祖,目前多数学者认为来自四川安宁河流域的安氏土司。但查阅史料,环州李氏土司先祖来自安宁河流域安氏土司查无实据,可能为后世所附会。其实,彝族李氏土司先祖安纳是在明嘉靖年间被从寻甸调征武定凤氏土司有功而“功授总管”,得以镇守大、小环州,在环州世袭了前后十六代土官。

关键词:李氏土司;安纳;寻甸军民府安氏

中图分类号:K28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0)02-0001-04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Li Chieftain of Yi Nationality in Wuding, Yunnan Province

YANG Fuwang

(Chuxiong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Chuxiong, Yunnan 675000, China)

Abstract: As for the ancestors of Li's chieftain in Huanzhou, most scholars think that they come from the An's chieftains in Anning River Basin of Sichuan Province. However, since historical data give no substantial evidence to prove the lineage between the ancestors of Li's chieftain in Huanzhou and the An's chieftain in the Anning River basin, this idea may be a misinterpretation by later generations. In fact, Annah, the ancestor of Li chieftain of Yi nationality, had been a Feng chieftain transferred from Xundian to Wuding during Jiajing period of Ming Dynasty, who later was promoted as "local governor" for his meritorious service to guard the big and small Huanzhou, with his offsprings inheriting his position for 16 generations.

Keywords: Li's chieftain; Anna; Xundian military and civil affairs office, An's

元明以来彝族土司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南诏大理国时期就是部落首领或贵族,封建王朝更迭时主动投诚或归附,被朝廷授以土司世职,如武定凤氏土司;而另一种则是祖先并不显赫,被朝廷调遣参与平叛立有军功而被授以土司或土官之世职,武定环州李氏土司就是这样的典型。

关于环州李氏土司的先祖,目前多数学者认为来自四川安宁河流域的安氏土司。根据成书于光绪二十一年(1896年),环州十五世土舍(土司)李自孔之手的土司家传藏书《环州土司清功册》的记载:“一世祖安纳,于嘉靖四十年由建昌道宣慰司受爵,奉调入滇,随征武定凤继祖着有大功,授环州土舍,准其孙世袭顶替,颁发扎符即信,只领任事,管理地方,约束夷(彝)众,谨慎小心,以供罔职已任故。”又据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卷九十九载:“武定州环州

甸土舍,一世安纳,前明万历四十八年,从征武定凤朝文,以功授环州甸土巡捕世职。”同时,武定万松上的三世祖李小黑的墓志上说:“祖安纳,自明嘉靖间调征武定凤氏,功授总管……”这是能够见到的环州彝族李氏土司何时迁入武定以及迁入武定的原因材料之一。但是,各个材料之间记载的迁入年代出入较大,迁入原因大体相符,但具体事件又有差异。关于迁入的时间:根据《环州土司清功册》的记载,环州彝族土司迁入武定的事件是在明万历四十八年(1619年),而《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上则说是在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两个材料的年代相差54年。而且前两个材料都说是“随征凤朝文”,时间更是往前推了39年,即应该是在明嘉靖五年(1527年)。这样,两个材料的迁入时间相差了近一个世纪。而环州李氏土司三世祖李小黑的墓志

收稿日期:2020-05-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彝族土司史研究(17XMZ049)。

作者简介:杨甫旺(1962—),男(彝族),云南永仁人,二级研究员,云南省中青年学生与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彝族历史文化调查研究。

铭上说是明嘉靖年间,现环州村人王凤程所写的《我所知道的武定环州土司》一文说“一世安纳,1565年由建昌道宣慰世爵奉调入滇,随征武定凤继祖着有大功,授环州甸土舍世职,准其子孙世袭顶替,发礼符印信,只领任事,管理地方,约束彝民。”这里明确说环州李氏土举家迁入时间当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111]。据此,朱宪荣在《罗婺历史与文化》一书中认为:“安纳为环州第一代第一位土司,因军务于1565年由今天的四川省西昌举家率军迁入,被授予土舍(未入流)的官职,其祖是四川凉山有名的溪龙安氏土司的后代”^[254]。为此还做了详细的推论,“明嘉靖五年(1526年),武定凤朝文叛逆,建昌道(今天的西昌)宣慰司调安宁河畔的溪龙安氏土官参加镇压有功。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凤继祖又反叛,安氏土司再度被抽调入滇,并立有大功。此时,明王朝感到要彻底消灭凤氏土司的余势,就得将其辖区分割掉,并重新培植忠于朝廷的新兴地方贵族势力。《明史·列传》卷二百二《云南土司》载:‘嘉靖七年,土舍凤朝文作乱。杀同知以下官吏,劫州印,举兵与寻甸贼安铨合犯云南府’造成‘滇中大扰’,朝廷在极力镇压的同时,发动其余土官和官兵联合讨伐,并许诺‘凡有功者,俱许承袭’,当时云南巡抚周懋相在给朝廷的《议兵食疏》上也说:‘宜于环州、虚仁等处设守备一员,兵五百名防守,外与会城守备联络提防,内与郡城官兵鼎足屹峙。’这样,环州土司就于1565年由西昌举家迁入滇北,并长期控制一方天地,从而达到扼杀凤氏土官余势的目的。”^[252]之后,张方玉在《寻觅千年罗婺》进一步论述:“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统治武定地区的罗婺酋凤继祖作乱,远金沙江北大凉山地区建昌道(今西昌)的黑彝首领曲布(汉名:安纳)奉命率部参加征讨,设计用水淹州城,一举灭了凤氏叛军而立了大功,并顺路灭了属于罗婺部的沙、麻两个部落,因功‘授总管,守大小环洲’,封为‘环洲甸土舍’世袭土司。”并明确指出“曲布土司属曲涅家支,是四祖慕雅卧的‘恒’氏族”^[3116]。李成生、杨继渊等也说,环州土司李小黑是建昌道土官宣慰司安氏的后裔^[4116],他的家族之所以能从四川迁至环州世袭土官,皆因祖父安纳在明嘉靖间调征武定凤氏,功授“总管”,才得以镇守“大小环州”,在环州世袭了16代土官。

上述说法虽有李小黑墓志等记载作为依据,但也值得研究。笔者查阅了四川安宁河流域安氏土司的有关资料,没有见到环州李氏土司先祖奉遣从建昌(今西昌)到武定征讨凤氏的记载。据有关资

料记载,在整个西南地区,建昌安氏土司的实力和地位,超越于所有土司,所以说:“西南土官,安氏殆为称首”^[51卷199]。据史料记载,安氏土司先祖在元代曾担任过统治凉山的罗罗斯宣慰司土官。吴恒先生抄录的安世荣墓志铭上说:“一世祖普卜公于云南行省平章帖木耳行辕投诚。……特授建昌世袭镇国上将军宣慰司宣慰使”。明初,明朝在镇压了元朝遗留下来的叛军后,“因改建昌路为建昌卫,置军民指挥使司。安氏世袭指挥使,不给印,置其居于城东郭处里许(今西昌市河东街)。所属有四十八马站,大头土番、僰人子、白夷、麽些、倮鹿、傛罗、鞞鞞、回纥诸种散居山谷间。(辖区)北至大渡河,南及金沙江,东抵乌蒙(今昭通),西迄盐井(盐源),延袤千里。以昌州、普济、威龙三州长官隶之。……世辖其众,皆节制于四川行都指挥使司”。这家安氏不仅和沙马宣抚司的安氏、阿都长官司的安氏以及马湖土知府安氏属于同一族属,具有同源分支衍生的关系,而且还和乌蒙、乌撒、东川芒部、禄肇、水西、永宁、沾益诸土官中的安氏、禄氏、陇(龙)氏、奢氏等“境土相连,世戚亲厚”“虽滇、蜀异辖,宗派同源”,“其后彼绝此继,通为一家”^[51卷199]。洪武五年(1372年)罗罗斯宣慰安定入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罗罗斯宣慰使安普卜之孙安配率众归附。1907年法国人亚陆讷在安宁河与雅砻江合流处米易土司衙门,发现一颇为重要的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的石碑,碑文中对安氏土司的源流有所涉及,兹摘录有关内容如下:

予自姓阿,名汪呼,字维德,生于元之至正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子时,占籍云南大理人氏。……土游击刀佩于洪武二年……平定云南获功,奉命改赐姓陶,名承恩,管理景东世袭知府事。予父与彼有英逆之交,……子女交婚,共成骨肉。……予侄阿普卜,……活擒保王月鲁。……予世袭会川卫守御司米易所正千户印务。……二弟阿混泥为喇吗正长官司。……三弟阿混教为土游击。……侄阿普卜威镇凉山,留守建昌卫所,世袭宣慰司。……予弟兄叔侄十二入赴京朝觐,叨受圣恩敕予更为安姓,赐名伏成。所有弟兄叔侄,一例更为安姓。各名加御赏金皮敕书一道,约束盐井五所土舍,并辖吕州、威龙、普济,乌喇、傛果、帕定等处,控制东夷,操练亲兵,防范各隘,殄殄蛮獠。予弟兄叔侄遵依分管地方,奏辞圣上,各回部落,抚恤下民,看守封疆,乐享升平。其各属地方,……乃系圣恩分驻留守,凡我子孙,苦乐同受,无得以强欺弱。务体吾祖宗创业之艰难,须念部落之劳苦,

省刑薄税,宽以待人,远支近房,勿外同宗。谨守斯言,诚为我幸。

碑文中的阿普卜当为明初的安普卜,也说明安姓是在这期间赐姓而来的,赐姓前一些祖先的名前冠以安姓,可能由后世子孙所追加。武定凤氏在元代袭职的两位土官分别叫安邦和安慈,其中的安慈还以功授武德将军,任武定路军民土官总管兼云南行中书省参政,两代后没有延续安姓,但建昌安氏与武定凤氏有姻亲关系。安配六世孙安忠无后,妻凤氏管指挥使事。凤氏死,族人安登继袭,复无子,妻瞿氏管事,以族人世隆嗣。这说明一个问题,元末明初西南彝族的一些土司都被赐汉姓安,他们之间还有较紧密的关系,所以李小黑墓碑文也只是说:“公讳小黑,姓李氏,乃建昌道士官宣慰司安氏之系也。祖安纳,自明嘉靖间(1566年10月)调征武定凤氏,功授总管,守大,小环州,家世由蜀至滇自此始也。”并没有肯定其先祖就是来自建昌安氏土司,环州李氏土司先祖来自安宁河流域安氏土司查无实据,可能为后世所附会。

李在营在其《元谋民族风俗与文化》中讲到“环州土司李氏”时说:“环州甸土司李氏,彝族,原四川省西昌安宁河畔溪龙安氏土司后裔。其先为安姓。明朝初年,寻甸为军民府,成化年间(1465—1487年),土知府安祥、安乃屡次变乱,被降为马头,改设流官。而马头仍世职,传至安铨。嘉靖六年(1527年),知府马性鲁因征粮而将安铨之妻凤氏赤裸鞭挞,并系之入狱。凤氏乃武定土知府阿英之后裔。安铨遂反,捉马性鲁,侵扰寻甸府,嵩明等县俱陷。七年(1528年)三月,武定土舍风朝文与之连兵,于武定反,杀同知袁俸以下官吏13人,劫夺府印信,合安铨兵2万于省城西北门外,围攻省城,被左布政使徐瓚讨平之。而安纳为安铨族中唯不从逆者。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武定土舍风继祖据武定又叛,姜驿等地因属其辖,故从风继祖反。安纳奉命前来征剿,立战功,授土舍职。管地东北至慕连乡河五十里,南至高桥七十里,西至元谋县界五十里,北至四川界碑(姜驿界碑)塘七十里,始设土司衙门于阿卓(江边乡阿卓村)。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奉征顺宁(今凤庆)土知府猛廷瑞之乱,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又参与征讨郑举、阿克有功,升为土巡捕。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安纳死,其子安尔袭职,将衙门由阿卓迁至滔谷齐车大村。”^{[6]151-152}说环州甸土司李氏是四川省西昌安宁河畔溪龙安氏土司的后裔无据,但其先祖是云南寻甸人却有一定的依据,而且安纳袭土司职也讲得很清楚,是因

未参与家族的反叛且立有战功而授职。

据《土官底簿·寻甸军民府知府》载:“安晟曾祖母沙姑,本府民。……内嫁与前仁德府土官安阳为正妻。安阳,洪武十六年,赴京朝觐,蒙实授寻甸军民府知府。回到巴东县病故,母沙琛袭。故。把事金沙等,保沙姑,系故土官安阳正妻,该袭。二十六年七月,奉太祖皇帝圣旨:‘准袭。钦此。’故。男弄革鬼正妻沙仲袭职。正统四年奏,奉圣旨:‘既有委官并亲族人等保结及保勘,应袭职,准他袭。还行文书去著三司覆勘,若有虚诈不实,奏来定夺。钦此’。三司保送伊男安定赴部,为因安辛争袭,奏准发回保勘。景泰五年,男安晟就彼袭职。故。成化九年,要保安荣承袭,缘无三司会奏,类行云南保勘:安晟果否借职?安荣、安宣是否安定、安晟亲男?前项土官知府,应该何人承袭?行勘明白,定应袭一人。成化十二年,巡按御史奏称:知府安晟病故,长【男】安宣被伊叔安倘并安晟妾沙适等谋杀,本舍并无应袭儿男,止有安倘男安勒,亦系极刑难以承袭。成化十三年,改流官知府李祥,丁忧。成化十七年,除知府屈伸,致仕。成化二十一年,除知府谢绍到任管事。成化二十二年,沙古等来奏扰,发回土官衙门铃束,不许再来奏扰。题奉圣旨:‘是,钦此。’”其改流及改流后情形,道光《云南志钞·土司志下·曲靖府寻甸州》载:“成化十四年,土知府安晟死,安旸、安迺兄弟争袭(按:《土官底簿》载的不是此二人,可能是因人名译音不同)‘巡抚王怒与黔国公沐琮请罢寻甸土官,改流官知府,降安氏为马头。嘉靖六年,寻甸知府马性鲁征差发银,系马头安铨妻凤氏于狱,簿比裸下体笞之。铨怒,召众作乱,侵掠嵩明州,由杨林木密攻寻甸,将抢知府马性鲁抱怨,而性鲁已弃城遁,乃杀指挥王升、唐功等。时武定风朝文叛,铨与之合,为芒部土舍禄庆所杀。”明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武定罗婺部风继祖为夺索林府印,杀土总管郑竑叛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朝廷调遣云南、四川士兵征讨,寻甸马头安铨之族人安纳率部渡江参加征讨,采取水淹州城之计,一举剿灭了凤氏,立了战功,得授土舍之职。

以上几种说明,建昌罗罗斯宣慰使安普卜之孙安配在明初进京朝觐赐安姓时,寻甸军民府安氏早已是一方土官,历史文献中没有寻甸安氏从安宁河迁入的记载,安氏作为两地土官几乎是前后出现的。如乌撒土司在明代第八代土司安伯时,被赐姓“安”;“(陇)旧卒,伯关袭,改姓安氏。”这是因为元代设建昌罗罗斯宣慰司后,金沙江两岸的彝族已基

本形成“罗罗”共同体,作为统治者的土官改用汉姓“安”是不足为奇的,更何况四川凉山与云南寻甸仅一江之隔,东川等地历史上曾为蜀地。泰昌元年(1620年),云南抚按沈懋炳等言:“蜀之东川,业奉朝命兼制,然事权全不相关。禄千钟、禄阿伽纵贼披猖,为患不已。是东川虽隶蜀,而相去甚远,虽不隶滇,而祸实震邻。宜特敕蜀抚按,凡遇袭替,务合两省会勘。蜀察其世次,滇亦按无侵犯,方许起送,亦羁縻绥静之要术也。”诏下所司。时诸土司皆桀骜难制,乌撒、东川、乌蒙、镇雄诸府地界,复相错于川、滇、黔、楚之间,统辖既分,事权不一,往往轶出为诸边害。故封疆大吏纷纷陈情,冀安边隅,而中枢之巨动倭勘报,弥年经月,卒无成画,以致疆事日坏。播州初平,永宁又叛,水西煽起,东川、乌蒙、镇雄皆观望骑墙,心怀疑二。于是安效良以乌撒首附逆于邦彦,并力攻陆广,复合沾益贼围罗平,陷沾益,为云南巡抚闵洪学所败。洪学以兵力不继,好语招之,令擒贼自赎,效良亦佯为恭顺。又见黔师出陆广,滇师出沾益,水、乌之势已成骑虎,遂合永宁、水西诸部三十六营,直抵沾益,对垒城下五日。”可见,凉山、武定、寻甸等地历史上是“桀骜难制”之地,“祸实震邻”,“事权不一,往往轶出为诸边害”。所以,环州李氏土司先祖安氏不是来自建昌安宁河流域的安氏,而是寻甸军民府安氏被“改流”后的“不从逆者”。

另据清《道光寻甸州志》记载,蜀汉建兴初年(223年),诸葛亮平定土帅雍闾之后,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寻甸属该郡,立龙佑那为蛮彝长,寻甸为仲札溢源部落,“熨刺二蛮居之。”南朝梁大宝元年(550年),“此地为东爨乌蛮新丁部夺熨刺二蛮之地而有之”,新丁为人名,其四世孙以其祖名为不了名。《蛮书》卷四说:“东爨乌蛮……在曲靖、靖州、弥鹿、升麻州(寻甸、嵩明)。”天宝九年(750年),南诏改升麻为寻甸部,始有寻甸之名。大理国时期,寻甸部改完仁德部,是滇东北三十七部之一。元朝在云南设行省,但府、州、县、里等地方行政长官仍由土官、土酋担任。明洪武四年(1371年),寻甸为土酋安氏占据(在诸葛亮南征时,有土酋名火济的,从征有功,亮赐姓“安”,是其先人),安氏为黑罗罗。洪武十五年(1382年)寻甸设军民府,土酋安阳到京觐见明皇帝朱元璋后,朝廷授印封为世袭土知府(土司)。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土知府安晟去世,其家属争袭而内讧,明王朝借此取消寻甸土司制,将安氏兄弟降为马头。明嘉靖六年(1527)安铨事件后,寻甸众多彝民遭杀戮,大部逃往山区,部分更换服装,在汉

族掩护下留存^[17]。清《道光寻甸州志》载:“黑罗罗彝为贵族,凡土官、营长皆其类也。”这里要说明几个问题:一是寻甸土知府的历史与凤氏一样久远,且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就是乌蛮三十七部之一,元代均为军民府,明初授封为世袭土司;二是至迟在元代寻甸土官就已改汉姓安,凤氏祖先元代也有两代姓安,两家土司历代都有姻亲关系;三是诸葛亮南征时,赐有功土酋火济姓“安”,是寻甸土司的先祖,没有汉彝文献记载,不一定可信,但也说明寻甸土司“安”姓由来已久。有资料记载:济火,彝名妥阿哲,三国时牂牁郡部落首领。六祖中慕齐齐东移贵州水西的第五代彝族君长。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率军南征,济火与其结盟,献粮通道以迎师,佐武侯平定南中,表封“罗甸国王”,授“丹书铁卷”,令其治理慕胯,世长其地^[8]。如果济火是“安”姓的始祖,那么水西、建昌、武定、寻甸的彝族土官有其共同的渊源关系,环州李氏土司先祖为寻甸安氏就更加明确了。

据史料记载,明嘉靖十年武定土知府凤昭奉调平叛,殁于熠峨阵中。次年,其母瞿氏承袭土官知府。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瞿氏年老,举凤昭妻索林代理。索林袭职后,“遂失姑礼,瞿氏大悲,乃收异姓儿阿伦为继子,名凤继祖,入凤氏宗祠。”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凤继祖为夺索林印,杀土总管郑竑叛乱。嘉靖四十五年十月(1566年10月),明王朝调遣云南、四川土兵进行征讨,并许诺“凡有功者,俱许承袭”。李小黑的祖父安讷就是在明嘉靖年间,被从寻甸调征武定彝族罗婺部凤氏而“功授总管”,得以镇守大、小环州,在环州世袭了前后十六代土官。环州李氏土司是被朝廷调征武定凤氏的“有功者”而被授土司世职。那么,寻甸安氏土司的后裔又为何后来姓李了呢? 李小黑墓志说,“万历庚申,讨贵州安孝良辈,公奉调而随征焉。是时,抚军王公谓公姓有疑,遂改公之姓李,而李姓又从此始也”。原来,李小黑一是为了与同姓“安”的贵州“叛贼”安孝良彻划清界限,害怕朝廷怀疑才改名换姓;二是改了姓他就不背同族人打同族人的骂名。武定彝族民间传说:1620年前后,三世祖安小黑奉命调征讨贵州威宁土知府安孝良、水西土舍安那彦反叛,行军途中,明朝抚军首领认为此次前去征讨安那彦,唯恐安小黑同姓有疑,要安氏姓李。于是,就以其部下环州士卒之李姓换李,改名为李小黑。无论是安小黑主动改姓还是被要求改姓,自此安改李,环州李氏土司登上了西南彝族的历史舞台。

(下转第8页)

三、民族语写作:发展民族文学的必然选择

对如何体现高校民族预科语文课程设置民族性这一问题,现有研究成果很少涉及民族语写作。但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由于民族语作为与民族文化和生活记忆联系最为紧密的语言,不仅在传递民族精神与情感方面独具优势,也使文学创作更具活力和创造力;由于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学相辅相成的紧密关系,一个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与该民族的语言发展史总是互为表里。所以提倡民族语写作是发展民族文学的必然选择。

如前所述,在当今世界文化语境中,彝语、彝文文学以及这二者所承载的彝族文化的传承困境日益严峻。彝族汉语作家文学逐渐成为民族文学的主流,即使是作为生活语言,彝语也存在挑战,比如古代文学曾经繁荣兴盛的贵州等地现在讲彝语的人越来越少了。只有四川凉山是目前国内彝语传承较好,并且唯一使用彝文进行文学创作的地区。即便如此,凉山彝语和彝文文学的传承和发展依然不容乐观。凉山高校彝汉“一类模式”民族预科学生主要来自民族传统文化保存较好的彝族聚居区,在中小学接受了彝汉双语教育,熟练掌握彝语,对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充满热情,并且是族群中文化水平较高的群体,因此,关于彝语文、彝文文学和彝文文化的传承情况在他们之中较有代表性。在对

2019级538名凉山高校彝汉“一类模式”民族预科学生调查显示:课外写作(包括网络平台)使用彝语文的不足10%,其余都选择使用汉语文。

彝族学生在民族语言上的创作优势,与高校的良好环境、教育背景的结合,曾对彝文文学的发展蓬勃产生过巨大影响,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南民族大学彝文专业的大学生,通过《凉山文学》《凉山日报》彝文版,刊发了大量彝文新诗,为彝文新诗的成长与成熟奠定了基础。实际上,凉山高校彝汉双语“一类模式”民族预科学生对民族语写作是充满热情的,其中少数学生坚持彝文文学创作,西昌学院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学院学生刊物《文化苑》中彝文作品的作者主要就是这些学生,只是无论是热情还是创作目前都是自发的,亟须组织与指导以促成其成长壮大,充分发挥传承民族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力量。

上文仅是对实现语文课程民族性的初步思考。目前凉山彝汉双语“一类模式”民族预科教育不仅处在四川高校民族预科发展的新时期,也是处在国家发展的新时代,语文课程设置如何服务于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基础知识扎实、民族文化自信的合格预科学生的教育目的,如何实现传承发展多民族文学及其所承载的民族文化,最终让多民族文学和祖国文学一起涌入世界文学的大河,实现文学和文化的现代化,是时代提出的大课题。

注释:

- ① 本段关于克智的介绍主要参考阿牛木支、吉则利布《论彝族克智的演述程式及传承保护》,《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59-63页。

参考文献:

- [1] 阿牛木支.当代彝文文学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8.
[2] 据静斋.民族预科语文的课程定位[J].民族教育研究,2013(6):67-69.

(上接第4页)

参考文献:

- [1] 王凤程.我所知道的武定环州土司[J].武定文史资料:1993(1).
[2] 朱宪荣.罗婺历史与文化[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
[3] 张方玉.寻觅千年罗婺[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3.
[4] 楚雄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武定彝族土司文化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
[5] 张廷玉.明史·四川土司[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 李在营.元谋民族风俗与文化[M].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2013.
[7]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县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8] 赵远禄.武侯收济火“七擒七纵”孟获浅议[J].乌蒙彝族文化,2014(12).